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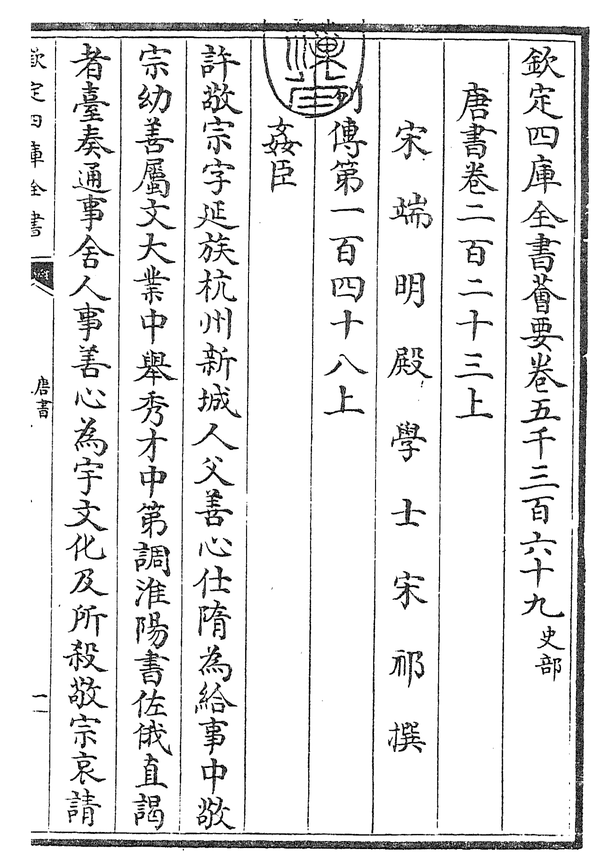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唐書卷二百二十三上下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五千三百六十九 史部

唐書卷二百二十三上

宋 端 明 殿 學 士 宋 祁 撰

列傳第一百四十八上

姦臣

許敬宗字延族杭州新城人父善心仕隋為給事中敬宗幼善屬文大業中舉秀才中第調淮陽書佐俄直謁者臺奏通事舍人事善心為宇文化及所殺敬宗哀請

得不死去依李密為記室武德初補漣州別駕太宗聞
其名召署文學館學士貞觀中除著作郎兼修國史喜
謂所親曰仕宦不為著作無以成門戶俄改中書舍人
文德皇后喪羣臣衰服率更令歐陽詢貌醜異敬宗侮
笑自如貶洪州司馬累轉給事中復修史以勞封高陽
縣男檢校黄門侍郎高宗在東宮遷太子右庶子高麗
之役太子監國定州敬宗與高士廉典機劇岑文本卒
帝驛名敬宗以本官檢校中書侍郎駐蹕山破賊命草

詒馬前帝愛其藻警由是專掌誥令初太子承乾廢官屬張玄素令狐德棻趙弘智裴宣機蕭鈞皆除名為民不復用敬宗為言玄素等以直言被嫌忌今一槩被罪疑洗宥有所未至帝悟多所甄復高宗即位遷禮部尚書敬宗饕沓遂以女嫁蠻酋馮盎子多私所聘有司劾舉下除鄭州刺史俄復官為弘文館學士帝將立武昭儀大臣切諫而敬宗陰揣帝私即妄言曰田舍子賸獲十斛麥尚欲更故婦天子富有四海立一后謂之不可

何哉帝意遂定王后廢敬宗請削后家官爵廢太子忠而立代王遂兼太子賔客帝得所欲故詔敬宗待詔武德殿西閤頃拜侍中監修國史爵郡公帝嘗幸故長安城按蹕裴回視古區處問侍臣秦漢以來幾君都此敬宗曰秦居咸陽漢惠帝始城之其後苻堅姚萇宇文周居之帝復問漢武開昆明池實何年對曰元狩二年將伐昆明實為此池以肄戰帝乃詔與弘文學士討古宮室故區具條以聞進中書令仍守侍中敬宗於立后有

助力知后鉗戾能固主以久己權乃陰連后謀逐韓瑗
來濟褚遂良殺梁王長孫無忌上官儀朝廷重足事之
威寵熾灼當時莫與比改右相辭疾拜太子少師同東
西臺三品年老不任趨步特詔與司空李勣朝朔日聽
乘小馬至内省帝東封泰山以敬宗領使次濮陽帝問
竇德玄此謂帝丘何也德玄不對敬宗僾曰臣能知之
昔帝顓頊始居此地以王天下其後夏后相因之為寒
浞所滅后緍方娠逃出自竇在此地也後昆吾氏因之

而為夏伯昆吾既衰湯滅之其頌曰韋顧既伐昆吾夏桀是也至春秋時衛成公自楚丘徙居之左氏稱相奪予享以舊地也由顓頊所居故曰帝丘臣聞有德者啟其國土失道者則喪其疆宇自古大都美國居者不一姓故有國家者不可不慎也帝曰書稱浮於濟漯今濟與漯斷不相屬何故而然對曰夏禹導沇水東流為濟入于河今自漯至温而入河水自此洑地過河而南出為滎又洑而至曹濮散出於地合而東汶水自南入之

所謂泆為滎東出于陶丘北又東會于汶是也古者五行皆有官水官不失職則能辨味與色潛而出合而更分皆能識之帝曰天下洪流巨谷不載祀典濟甚細而在四瀆何哉對曰瀆之言獨也不因餘水獨能赴海者也且天有五星運而為四時地有五嶽流而為四瀆人有五事用而為四支五陽數也四陰數也有竒偶陰陽焉陽者光曜陰者晦昧故辰隱而難見潛潛流屢絕狀雖微細獨而尊也帝曰善敬宗退矜曰大臣不可無學

向德玄不能對吾恥之德玄聞之不屑曰人各有能不彊所不知吾所能也李勣曰敬宗多聞美矣竇之不彊不亦善乎初高祖太宗實録敬播所譔信而詳及敬宗身為國史竄改不平專出己私始虞世基與善心同遭賊害封德彝常曰昔吾見世基死世南匍匐請代善心死敬宗蹈舞求生世為口實敬宗銜憤至立德彝傳盛誣以惡敬宗子娶尉遲敬德女孫而女嫁錢九隴子九隴本高祖隷奴也為虛立門閥功狀至與劉文静等同

傳太宗賜長孫無忌威鳳賦敬宗猥稱賜敬德蠻酋麗
孝泰率兵從討高麗賊笑其懦襲破之敬宗受其金乃
稱屢破賊唐將言驍勇者唯蘇定方與孝泰曹繼叔劉
伯英出其下遠甚然自貞觀後論次諸書自晉盡隋及
東殿新書西域圖志姓氏錄新禮等數十種皆敬宗總
知之賞賚不勝紀敬宗營第舍華僭至造連樓使諸妓
走馬其上縱酒奏樂自娛嬖其婢因以繼室假姓虞子
昂烝之敬宗怒黜虞奏斥昂嶺外久乃表還咸亨初以

特進致仕仍朝朔望續其俸禄卒年八十一帝為舉哀詔百官哭其第冊贈開府儀同三司揚州大都督陪葬昭陵太常博士袁思古議敬宗棄子荒徼女嫁蠻落謚曰繆其孫彦伯訴思古有嫌詔更議博士王福時曰何曾忠而孝以食日萬錢謚繆醜況敬宗忠孝兩棄飲食男女之累過之執不改有詔尚書省雜議更謚曰恭彦伯昂子也頗有文敬宗晩年不復下筆凡大典冊悉彦伯為之嘗戲昂曰吾兒不及若兒答曰渠父不如昂父

後又納婢諧奏流彦伯嶺表遇赦還累官太子舍人既
與思古有憾欲邀擊諸路思古曰吾為先子報仇耳彦
伯慙而止垂拱中詔敬宗配饗高宗廟廷
李義府瀛州饒陽人其祖嘗為射洪丞因家永泰貞觀
中李大亮巡察劍南表義府才對策中第補門下省典
儀劉洎馬周更薦之太宗召見轉監察御史詔侍晉王
王為太子除舍人崇賢館直學士與司議郎來濟俱以
文翰顯時稱來李獻承華箴末云佞諛有類邪巧多方

其萌不絕其害必彰義府方諂事太子而文致若讜直者太子表之優詔賜帛高宗立遷中書舍人兼修國史進弘文館學士為長孫無忌所惡奏斥壁州司馬詔未下義府問計於舍人王德儉德儉者許敬宗甥癭而智善揣事因曰武昭儀方有寵上欲立為后畏宰相議未有以發之君能建白轉禍於福也義府即代德儉直夜叩閤上表請廢后立昭儀帝悅召見與語賜珠一斗停司馬詔書留復侍武后已立義府與敬宗德儉及御史

大夫崔義玄中丞袁公瑜大理正侯善業相推轂濟其姦誅棄骨骾大臣故后得肆志攘取威柄天子歛衽矣義府貌柔恭與人言嬉怡微笑而陰賊褊忌著于心凡忤意者皆中傷之時號義府笑中刀又以柔而害物號曰人貓永徽六年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三品封廣平縣男又兼太子右庶子爵為侯洛州女子淳于以姦繫大理義府聞其美屬丞畢正義出之納以為妾卿段寶玄以狀聞詔給事中劉仁軌侍御史張倫鞫治義府

且窮逼正義縊獄中以絶始謀侍御史王義方廷劾義府不引咎三叱之然後趨出義方極陳其惡帝陰德義府故貸不問為抑義方逐之未幾進中書令檢校御史大夫加太子賓客更封河間郡公詔造私第諸子雖褓負皆補清官初杜正倫為黄門侍郎義府纔典儀及同輔政正倫恃先進不相下密與中書侍郎李友益圖去義府反為所誣交訟帝前帝兩黜之正倫為横州刺史義府普州刺史流友益峯州明年召為吏部尚書同中

書門下三品母喪免奪喪為司列太常伯同東西臺三品更葬其先永康陵側役縣人牛車輸土築墳助役者凡七縣高陵令不勝勞而死公卿爭賵遺葬日詔御史節哭送車從騎相銜帷帟奠帳自灞橋屬三原七十里不絕轜輴芻偶僭侈不法人臣送葬之盛無與比者殷王出閤又兼府長史稍遷右相義府已貴乃言系出趙郡與諸李敘昭穆嗜進者往往尊為父兄行給事中李崇德引與同譜既謫普州亟削去義府銜之及復當國

傳致其罪使自殺于獄貞觀中高士廉韋挺岑文本令狐德棻脩氏族志凡升降天下允其議於是州藏副本以為長式時許敬宗以不載武后本望義府亦恥先世不見敘更奏刪正委孔志約楊仁卿史玄道呂才等定其書以仕唐官至五品皆昇士流於是兵卒以軍功進者悉入書限更號姓氏録搢紳共嗤靳之號曰勲格義府奏悉收前志燒絶之自魏太和中定望族七姓子孫迭為婚姻後雖益衰猶相夸尚義府為子求婚不得遂

奏一切禁止既主選無品鑒才而谿壑之欲惟賄是利
不復銓判人人咨訕又母妻諸子賣官市獄門如沸湯
自永徽後御史多制授吏部雖有調注至門下覆不留
義府乃自注御史員外通事舍人有司不敢卻帝嘗從
容戒義府曰聞卿兒子女壻撓法多過失朕為卿掩覆
可少勗之義府內倚后揣羣臣無敢白其罪者不虞帝
之知乃勃然變色徐曰誰為陛下道此帝曰何用問我
所從得耶義府謷然不謝徐引去帝由是不悅會術者

杜元紀望義府第有獄氣曰發積錢二千萬可以厭勝義府信之衰索殊急居母喪朔望給告即羸服與元紀出野馮高窺覘災眚衆疑其有異謀又遣子津召長孫延謂曰吾為子得一官居五日延拜司津監索謝錢七十萬右金吾倉曹參軍楊行穎白其贓詔司刑太常伯劉祥道與三司雜訊李勣監按有狀詔除名流巂州子率府長史洽千牛備身洋及壻少府主簿柳元貞並流延州司議郎津流振州朝野至相賀三子及壻尤凶肆

既敗人以為誅四凶或作河間道元帥劉祥道破銅山大賊李義府露布榜于衢乾封元年大赦獨流人不許還義府憤恚死年五十三自其斥天下憂且復用比死内外乃安上元初赦妻子還洛陽如意中贈義府揚州大都督崔義玄益州大都督王德儉袁公瑜魏相二州刺史各賜實封睿宗立詔停少子湛見李多祚傳

傅游藝衛州汲人載初初由合宮主簿再遷左補闕武后奪政即上書詭説符瑞勸后當革姓以明受命后説

擢給事中閱三月進同鳳閣鸞臺平章事即拜鸞臺侍郎后乃黜唐稱周廢唐宗廟自稱皇帝賜游藝姓武氏以兄神童為冬官尚書游藝嘗夢登湛露殿既寤以語所親有告其謀反者下獄自殺以五品禮葬之初游藝探后旨誣殺宗室復請發六道使後卒用其言萬國俊等既出天下被其酷游藝起一歲賜袍自青及紫人號四時仕官然歲中即敗前古少其比云

李林甫長平肅王叔良曾孫初為千牛直長舅姜皎愛

之開元初遷太子中允源乾曜執政與皎為姻家而乾曜子絜為林甫求司門郎中乾曜素薄之曰郎官應得才望哥奴豈郎中材耶哥奴林甫小字也即授以諭德累擢國子司業宇文融為御史中丞引與同列稍歷刑吏部侍郎初吏部置長名榜定留放寧王私謁十人林甫曰願絀一人以示公遂榜其一曰坐王所囑放冬集時武惠妃寵傾後宮子壽王盛王尤愛林甫因中人白妃願護壽王為萬歲計妃德之侍中裴光廷夫人武三

思女嘗私林甫而高力士本出三思家及光廷卒武請力士以林甫代為相力士未敢發而帝因蕭嵩言自用韓休方具詔武擿語林甫使為休請休既相重德林甫而與嵩有隙乃薦林甫有宰相才妃陰助之即拜黄門侍郎尋為禮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再進兵部尚書皇太子鄂王光王被譖帝欲廢之張九齡切諫帝不悦林甫惘然私語中人曰天子家事外人何與邪二十四年帝在東都欲還長安裴耀卿等建言農人場圃未畢

須冬可還林甫陽蹇獨在後帝問故對曰臣非疾也願
奏事二都本帝王東西宮車駕往幸何所待時假令妨
農獨赦所過租賦可也帝大悅即駕而西始九齡繇文
學進守正持重而林甫特以便佞故得大任每嫉九齡
陰害之帝欲進朔方節度使牛仙客實封九齡謂林甫
封賞待名臣大功邊將一上最可遽議要與公固爭林
甫然許及進見九齡極論而林甫抑嘿退又漏其言仙
客明日見帝泣且辭帝滋欲賞仙客九齡持不可林甫

為人言天子用人何不可者帝聞善林甫不專也由是益疏薄九齡俄與耀卿俱罷政事專任林甫相仙客矣初三宰相就位二人磬折趨而林甫在中軒驁無少讓喜津津出眉宇間觀者竊言一鵰挾兩兎少選詔書出耀卿九齡以左右丞相罷林甫嘻笑曰尚左右丞相邪目恚而送乃止公卿爲戰栗於是林甫進兼中書令帝卒用其言殺三子天下寃之大理卿徐嶠妄言大理獄殺氣盛烏雀不敢棲今刑部斷死歲纔五十八而烏鵲

巢獄户幾至刑措羣臣賀帝而帝推功大臣封林甫晉
國公仙客豳國公及帝將立太子林甫探帝意數稱道
壽王語祕不傳而帝意自屬忠王壽王不得立太子既
定林甫恨謀不行且畏禍乃陽善韋堅堅太子妃兄也
使任要職將覆其家以搖東宮及搆堅獄而太子絶妃
自明林甫計黜杜良娣之父有鄰與壻栁勣不相中勣
浮險欲助林甫乃上有鄰變事捕送詔獄賜死逮引裴
敦復李邕等皆林甫所忌惡者株連殺之太子亦出良

姊為庶人未幾擿濟陽別駕魏林使誣河西節度使王忠嗣欲擁兵佐太子帝不信然忠嗣猶斥去林甫數白太子宜知謀帝曰吾兒在内安得與外人相聞此妄耳林甫數危太子未得志一日從容曰古者立儲君必先賢德非有大勲力於宗稷則莫若元子帝久之曰慶王往年獵為豻傷面甚答曰破面不愈於破國乎帝頗惑曰朕徐思之然太子自以謹孝聞内外無惎言故飛語不得入帝無所發其猜林甫善刺上意時帝春秋髙聽

斷稍怠厭繩檢重接對大臣及得林甫任之不疑林甫善養君欲自是帝深居燕適沈蠱衽席主德衰矣林甫每奏請必先餉遺左右審伺微旨以固恩信至饔夫御婢皆所款厚故天子動靜必具得之性陰密忍誅殺不見喜怒面柔令初若可親既崖穽深阻卒不可得也公卿不由其門而進必被罪徙附離者雖小人且為引重同時相若九齡李適之皆遭逐至楊慎矜張瑄盧幼臨柳升等緣坐數百人並相繼誅以王鉷吉温羅希奭為

爪牙數興大獄衣冠為累息適之子霅嘗盛具召賓客畏林甫乃終日無一人往者林甫有堂如偃月號月堂每欲排搆大臣即居之思所以中傷者若喜而出即其家碎矣子岫為將作監見權勢熏灼惕然懼常從游後園見輦重者跪泣曰大人居位久枳棘滿前一旦禍至欲比若人可得乎林甫不樂曰勢已然可奈何時帝詔天下士有一藝者得詣闕就選林甫恐士對詔或斥己即建言士皆草茅未知禁忌徒以狂言亂聖聽請悉委

尚書省長官試問使御史中丞監總而無一中程者林甫因賀上以為野無留才俄兼隴右河西節度使改右相罷節度加累開府儀同三司實封户三百咸寧太守趙奉璋得林甫隱惡二十條將言之林甫諷御史捕繫奉璋劾妖言抵死著作郎韋子春坐厚善貶帝嘗大陳樂勤政樓既罷兵部侍郎盧絢按轡絕道去帝愛其醞藉稱美之明日林甫召絢子曰尊府素望上欲任以交廣若憚行且當請老絢懼從之因出為華州刺史俄授

太子員外詹事絢繇是廢於時有以材譽聞者林甫護前皆能得於天子抑遠之故在位恩寵莫比凡御府所貢遠方珍鮮使者傳賜相望帝食有所甘美必賜之嘗詔百僚閱歲貢於尚書省既而舉貢物悉賜林甫輦致其家從幸華清宮給御馬武士百人女樂二部薛王别墅勝麗甲京師以賜林甫它邸第田園水磑皆便好上腴車馬衣服侈靡尤好聲妓侍姬盈房男女五十人故事宰相皆元功盛德不務權威出入騎從簡寡士庶不

甚引避林甫自見結怨者衆憂刺客竊發其出入廣騶
騎先驅百步傳呼呵衛金吾為清道公卿辟易趨走所
居重關複壁絡版甃石一夕再徙家人亦莫知也或帝
不朝羣司要官悉走其門臺省為空左相陳希烈雖坐
府卒無人入謁林甫無學術發言陋鄙聞者竊笑善苑
咸郭慎微使主書記然練文法其用人非諂附者一以
格令持之故小小綱目不甚亂而人憚其威權久之入
兼安西大都護朔方節度使俄兼單于副大都護以朔

方副使李獻忠反讓還節度始厚王鉷爲盡力及鉷敗詔宰相治狀林甫大懼不敢面鉷獄具署名亦無所申救因以楊國忠代爲御史大夫林甫薄國忠材孱無所畏又以貴妃故善之及是權益盛貴震天下始交惡若仇敵然國忠方兼劒南節度使而南蠻入寇林甫因建遣之鎮欲離閒之國忠入辭帝曰處置且訖亟還指日待御林甫聞之憂懣是時已屬疾稍侵會帝幸溫湯詔以馬轝從御醫珍膳繼至詔旨存問中官護起居病劇

巫者視疾云見天子當少間帝欲視之左右諫止乃詔林甫出廷中帝登降聖閣舉絳巾招之林甫不能興左右代拜俄而國忠至自蜀謁林甫拜牀下垂涕託後事因不食卒諸子護還京發喪贈太尉揚州大都督林甫居相位凡十九年固寵市權蔽欺天子耳目諫官皆持祿養資無敢正言者補闕杜璡再上書言政事斥為下邽令因以語動其餘曰明主在上羣臣將順不暇亦何所論君等獨不見立仗馬乎終日無聲而飫三品芻豆一

鳴則黜之矣後雖欲不鳴得乎由是諫爭路絶貞觀以來任蕃將者如阿史那社介契苾何力皆以忠力奮然猶不為上將皆大臣總制之故上有餘權以制於下先天開元中大臣若薛訥郭元振張嘉貞王晙張説蕭嵩杜暹李適之等自節度使入相天子林甫疾儒臣以方略積邊勞且大任欲杜其本以久已權即説帝曰以陛下雄材國家富彊而夷狄未滅者繇文吏為將憚矢石不身先不如用蕃將彼生而雄養馬上長行陣天性然

也若陛下感而用之使必死夷狄不足圖也帝然之因以安思順代林甫領節度而擢安祿山高仙芝哥舒翰等專為大將林甫利其虜也無入相之資故祿山得專三道勁兵處十四年不徙天子安林甫策不疑也卒稱兵蕩覆天下王室遂微初林甫夢人晳而髯將逼己寤而物色得裴寬類所夢曰寬欲代我因李適之黨逐之其後楊國忠代林甫貌類寬云國忠素銜林甫及未葬陰諷祿山暴其短祿山使阿布思降將入朝告林甫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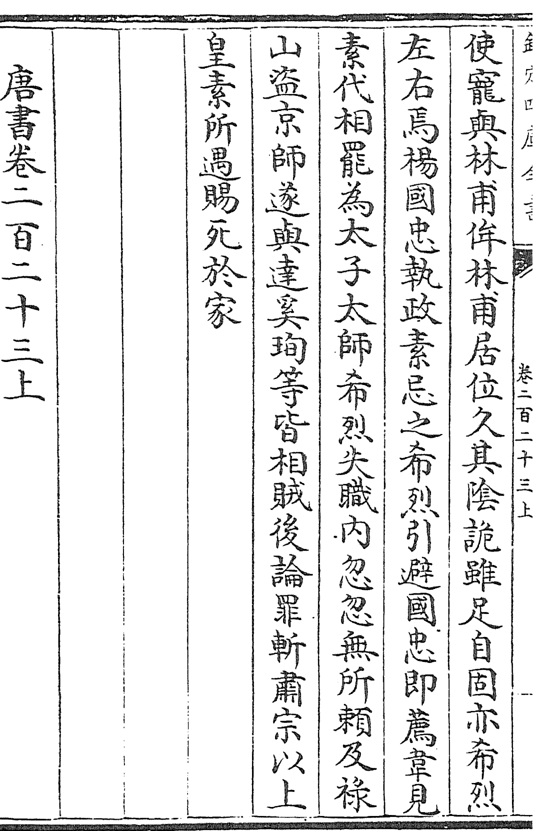
思約為父子有異謀事下有司其壻楊齊宣懼妄言林甫厭呪上國忠劾其姦帝怒詔林甫淫祀厭勝結叛虜圖危宗社悉奪官爵斲棺剔取含珠金紫更以小櫬用庶人禮葬之諸子司儲郎中崿太常少卿嶼及岫等悉徙嶺南黔中各給奴婢三人籍其家諸壻若張博濟鄭平杜位元攜屬子復道光皆貶官博濟亦憸薄自肆為戸部郎中部有考堂天下歲會計處博濟廢為員外郎中廳事壯偉華敞供擬豐侈至千品別取都水監地為

考堂擅廢諸州籍帳錢不肯有司不敢言帝之幸蜀也給事中裴士淹以辯學得幸時肅宗在鳳翔每命宰相輒啟聞及房琯為將帝曰此非破賊才也若姚元崇在賊不足滅至宋璟曰彼賣直以取名耳因歷評十餘人皆當至林甫曰是子妬賢嫉能舉無比者士淹因曰陛下誠知之何任之久耶帝默不應至德中兩京平大赦唯祿山支黨及林甫楊國忠王鉷子孫不原天寶時嘗鏤玉為玄元皇帝及玄宗肅宗像於太清宮復琢林甫

陳希烈像列左右序代宗時或言林甫陰險嘗不利先帝宗廟幾危奈何留像至今有詔瘞宮中廣明初盧擕為太清宮使發地得其像輦送京兆毀之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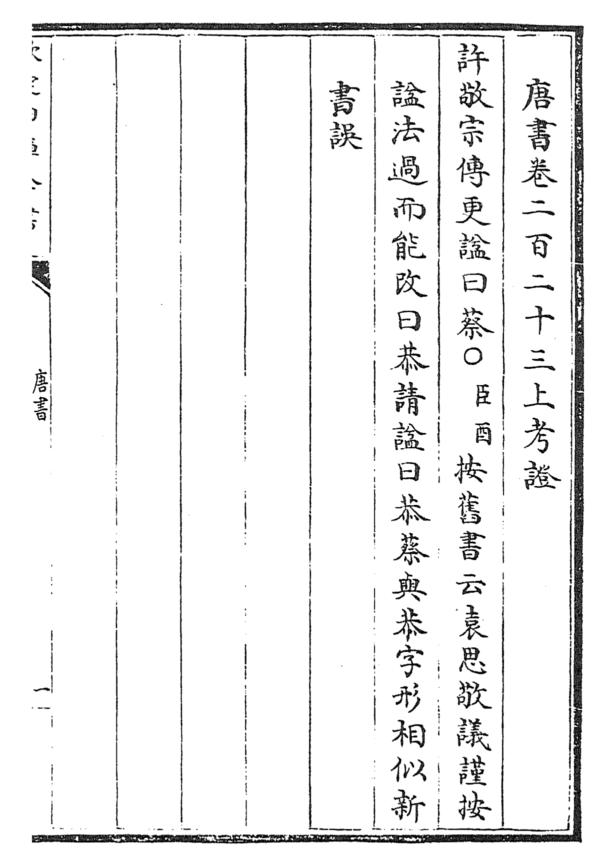
陳希烈者宋州人博學尤深黄老工文章開元中帝儲思經義自褚無量元行沖卒而希烈與康子元馮朝隱進講禁中其應答詔問敷盡微隱皆希烈為之章句累遷中書舍人十九年為集賢院學士進工部侍郎知院事帝有所譔述希烈必助成之遷門下侍郎天寶元年

有神降丹鳳門以為老子告錫靈符希烈因是上言臣
侍演南華真經至七篇陛下顧曰此言養生朕既悟其
術而德充符詎無非常應哉臣稽首對陛下德充於内
符應於外必有絶瑞表之今靈符降錫與帝意合宜示
史官著顯祥摛照無窮其媮佞類如此俄兼崇玄館大
學士封臨頴侯林甫顓朝苟用可專制者引與共政以
希烈柔易且帝眷之厚乃薦之五載進同中書門下平
章事遷左丞相兼兵部尚書許國公又兼秘書省圖書



使寵與林甫侔林甫居位久其陰詭雖足自固亦希烈左右焉楊國忠執政素忌之希烈引避國忠即薦韋見素代相罷為太子太師希烈失職内怨怨無所賴及祿山盜京師遂與達奚珣等皆相賊後論罪斬肅宗以上皇素所遇賜死於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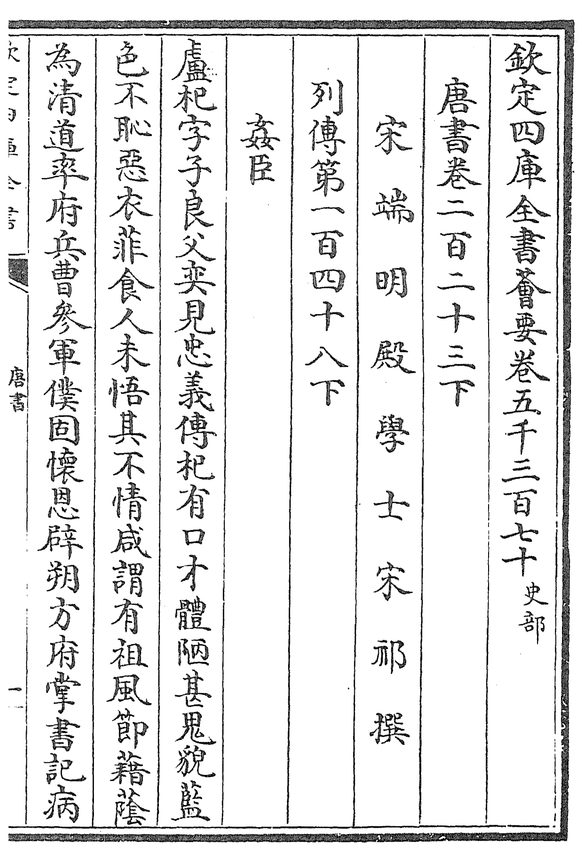
唐書卷二百二十三上



唐書卷二百二十三上考證

許敬宗傳更謚曰蔡○臣酉按舊書云袁思敬議謹按謚法過而能改曰恭請謚曰恭蔡與恭字形相似新書誤

唐書卷二百二十三上考證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五千三百七十 史部

唐書卷二百二十三下

宋 端 明 殿 學 士 宋 祁 撰

列傳第一百四十八下

姦臣

盧杞字子良父奕見忠義傳杞有口才體陋甚鬼貌藍色不恥惡衣菲食人未悟其不情咸謂有祖風節藉蔭為清道率府兵曹參軍僕固懷恩辟朔方府掌書記病

免補鴻臚丞出為忠州刺史上謁節度府衛伯玉伯玉不喜乃謝歸稍遷吏部郎中為虢州刺史奏言虢有官豕三千為民患德宗曰徙之沙苑杞曰同州亦陛下百姓臣謂食之便帝曰守虢而憂他州宰相材也詔以豕賜貧民遂有意柄任矣俄召為御史中丞論奏無不合踰年遷大夫不閲旬擢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既得志險賊寖露賢者媢能者忌小忤己不傳死地不止將大樹威脅衆市權為自固者楊炎與杞俱輔政炎

鄙杞才下不悅未半歲譖罷炎時大理卿嚴郢與炎有隙即擢郢御史大夫以自助炎卒逐死張鎰材裕忠懿帝所倚愛未有以間會隴右用兵杞乃見帝僞請行帝不可即薦鎰守鳳翔既又惡郢時幽州朱滔與泚有違言訴其軍司馬蔡廷玉間閲請殺之俄而滔反帝欲斥之以悅滔下御史鄭詹按狀貶柳州司戶參軍敕吏護送廷玉疑送滔所因自沉于河杞奏恐泚疑爲詔所殺願下詹三司雜治并劾大夫郢初詹善張鎰每伺杞間

獨詣鎰杞知之它日伺詹來即徑至鎰便坐詹趨避杞遽及機事鎰不得已曰鄭侍御在杞陽驚曰向所言非外所得聞至是并按有詔詹杖死流郢賁州杜佑判度支帝尤寵禮杞短毀百緒貶蘇州刺史李希烈反杞素惡顔真卿挺正敢言即令宣慰其軍卒為賊害故宰相李揆有雅望畏復用遣為吐蕃會盟使卒於行李洧以徐州降有所經畧使人誤先白鎰杞怒沮解之不使有功其狙害隱毒天下無不痛憤以杞得君故不敢言

是時兵屯河南北挐不解財用日急於是度支條軍所仰給月費緡百餘萬而藏錢纔支三月杞乃以戶部侍郎趙贊判度支其黨韋都賓等建言商賈儲錢千萬聽自業過千萬者貣其羸以濟軍軍罷約取償于官帝許之京兆暴責其期校吏頸大搜廛里疑占列不盡則笞掠之人不勝冤自殞溝瀆者相望京師囂然不閡日然悉田宅奴婢之直緡止八十萬又僦匱質舍居貿粟者四貣其一僅至二百萬而長安為閉肆民皆邀宰相祈

訴杷無以諭驅而去帝知民愁怨而所得不足給師罷之贊術窮於是間架除陌之暴縱矣其法屋二架為間差稅之上者二千中千下五百吏執籌入第室計之隱不盡率二架抵罪告者以錢五萬畀之凡公私貿易舊法率千錢算二十請加五十主儈注所售入其算有司其自相市為私籍自言隱不盡率千錢沒二萬告者以萬錢畀之由是主儈得操其私以為姦公上所入常不得半而恨誹之聲滿天下及涇師亂呼於市曰不奪而

商人儥質矣不稅而間架除陌矣其倡和造作以召怨挻亂皆杞為之帝出奉天杞與關播從後數日崔寧自賊中來以播遷事指杞杞即誣寧反帝殺之靈武杜希全率鹽夏二州士六千來赴帝議所從道杞請道漠谷渾瑊曰不然彼多險且為賊乘不如道乾陵北踰雞子堆而屯與為犄角賊可破矣帝從杞議賊果拒隘兵不得入奔還邠州李懷光自河北還數破賊泚解去或謂王翃趙贊曰聞懷光嘗斥宰相不能謀度支賦斂重而

京兆刻損軍賜宜誅之以謝天下方懷光有功上必聽用其言公等殆矣二人以白杞杞懼即譎帝曰懷光勲在宗社賊憚之破膽今因其威可一舉而定若許來朝則犒賜留連賊得裒整殘餘為完守計圖之實難不如席勝使平京師破竹之勢也帝然之詔懷光無朝進屯便橋懷光自以千里勤難有大功為姦臣沮間不一見天子内怏怏無所發遂謀反因暴言杞等罪惡士議讙沸皆指目杞帝始寤貶為新州司馬始帝即位以崔祐

甫爲相專以道德導主意故建中初綱紀張設赫然有貞觀風及杞相乃諷帝以刑名繩天下亂敗踵及其陰害矯譎雖國屯主辱猶謷然肆爲之後雖斥然帝念之不衰及興元赦令俄徙吉州長史杞乃曰上必復用我貞元元年詔拜饒州刺史給事中袁高當行詔書不肯草白宰相曰杞反易天常使萬乘播遷幸赦不誅又委大州失天下望宰相不悦乃名它舍人作制高固執不得下於是諫臣趙需裴佶宇文炫盧景亮張薦等衆對

極言杞罪四海共棄今復用之忠臣寒膂良士痛骨必且階禍其言懇到帝語宰相曰授杞小州可乎李勉曰陛下與大州亦無難如四方之謗何乃詔為澧州别駕後散騎常侍李泌見帝曰髙等論杞事朕可之矣泌頓首賀曰比日外謂陛下漢之桓靈今乃知堯舜主也帝喜杞遂死澧州初尚父郭子儀病甚百官造省不屏姬侍及杞至必屏之隱几而待家人怪問其故子儀曰彼外陋内險左右見必笑使後得權吾族無類矣

崔胤字垂休宰相慎由子也擢進士第累遷中書舍人
御史中丞喜陰計附離權彊其外自處若簡重而中險
譎可畏崔昭緯屢薦之由戶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
事方王珙兄弟爭河中以胤為節度使不得赴半歲復
以中書侍郎留輔政及昭緯以罪誅罷為武安節度使
陸扆當國時王室不競南北司各樹黨結藩鎮內相陵
脅胤素厚朱全忠委心結之全忠為言胤有功不宜處
外故還相而逐扆光化初昭宗至自華務安反側而胤

隂為全忠地俾擅兵四討帝醜其行罷爲吏部尚書復倚宸以相會清海無帥因拜胤清海節度使始昭緯死皆王摶等白發其姦胤坐是賜罷内銜憾旣與摶同宰相胤議悉去中官摶不助請徐圖之及是不欲外除卽漏其語於全忠令露劾摶交敕使共危國罪當誅胤次湖南召還守司空門下侍郎平章事兼領度支鹽鐵戸部使而賜摶死并誅中尉宋道弼景務脩繇是權震天下雖宦官亦累息至是四拜宰相世謂崔四入劉季述

幽帝東内奉德王監國畏全忠彊雖深怨胤不敢殺止
罷政事胤趣全忠以師西問所以幽帝狀全忠乃使張
存敬攻河中掠晉絳神策軍大將孫德昭常忿閹尹廢
辱天子胤令判官石戩與游乘間伺察德昭飲酣必泣
胤揣得其情乃使戩說曰自季述廢天子天下之人未
甞忘武夫義臣搏手憤惋今謀反者特季述仲先耳公
人劫於威無與也君能乘此誅二豎復天子取功名乎
即不早計將有先之者德昭感寤乃告以胤謀德昭許

諾脩斬帶為誓俄而季述仲先誅以功進司徒不就復輔政并還使領帝德之延見或不名以字呼之寵遇無比天復元年全忠已取河中進逼同華中尉韓全誨以脩與全忠善恐導之翦除君側乃白罷政事未及免倉卒挾帝幸鳳翔脩怨帝見廢不肯從召全忠以兵迎天子令太子太師盧渥率羣臣迎全忠始全忠至華遣幕府裴鑄奏事帝不得已聽来朝至是脩為之謀乃以兵廹行在帝下詔趣還鎮因詔遣渥等俱西全忠上表具

言向書詔皆出宰相乃今知非陛下意爲所詿誤師業
入關請得與李茂貞約釋憾以迎乘輿茂貞劾奏胤畜
死士用度支使榷利令親信陳班與京兆府募兵保所
居坊天子出次遣使者五輩往召安臥不動一奉表陳
謝時帝見全忠表亦大恚因下詔顯責之以工部尚書
罷知政事胤出居華州初天復後宦官尤屈事胤事無
不咨每議政禁中至繼以燭請盡誅中官以宮人掌內
司事韓全誨等密知之共於帝前求哀乃詔胤後當密

封無口陳中官益恐滋欲得其謀乃求知書美人宗柔等內左右以刺陰事眘計稍露官者或相泣無憀不自安刼幸之謀固矣居華時為全忠數畫醜計全忠引兵還屯河中眘迎謁渭橋奉觴為全忠壽自歌以醻酒會茂貞殺全誨等與全忠約和帝急名之墨詔者四朱札三皆辭疾及帝出鳳翔幸全忠軍乃迎謁於道復拜平章事進位司徒兼判六軍諸衛事詔徙家舍右軍賜帷帳器用十車眘遂奏高祖太宗無內侍典軍天寶後宦

人寢處德宗分羽林衛為左右神策軍令宦者主之以二千人為率其後參掌機密至内務百司悉歸中人共相彌縫為不法朝廷微弱禍始于此請罷左右神策内諸司使諸道監軍於是中外宦官悉誅天子傳導詔命祇用宮人寵顏等帝之在鳳翔以盧光啟蘇檢為相胤皆逐殺之分斥從幸近臣陸扆等三十餘人惟裴贄孤立可制留與胤隸政帝動靜一決於胤無敢言者胤議以皇子為元帥全忠副之示褒崇其功全忠内利輝王

沖幼故脩藉以請帝曰濮王長若何還禁中召翰林學士韓偓以謀偓陰佐脩卒不能郤全忠還東到長樂羣臣班辭脩獨至霸橋置酒乙夜乃還帝即召問全忠安否與飲命宫人為舞劒曲戊夜乃出賜二宫人固讓乃許是時天子孤危威令盡去脩之劫持類如此進侍中魏國公自鳳翔還揣全忠將簒奪顧已宰相恐一日及禍欲握兵自固謬謂全忠曰京師迫茂貞不可無備須募軍以守今左右龍武羽林神策播幸之餘無見兵請

軍置四步將將二百五十人一騎將將百人使番休遞侍以京兆尹鄭元規爲六軍諸衛副使陳班爲威遠軍使募卒於市全忠知其意陽相然許胤乃毁浮圖取銅鐵爲兵仗全忠陰令汴人數百應募以其子友倫入宿衛會爲毬戲墜馬死全忠疑胤陰計大怒時傳胤將挾帝幸荆襄而全忠方謀脅乗輿都洛懼其異議密表胤專權亂國請誅之即罷爲太子少傅全忠令其子友諒以兵圍開化坊第殺胤汴士皆突出市人爭投瓦礫擊

其尸年五十一元規陳班等皆死實天復四年正月㣲罷凡三日死死十日全忠脅帝遷洛發長安居人悉東徹屋木自渭循河下老幼係路啼號不絶皆大罵曰國賊崔㣲導全忠賣社稷使我及此先是全忠雖據河南顧彊諸侯相持未敢決移國及㣲閒内隙與相結得梯其禍取朝權以成彊大終亡天下㣲身屠宗滅世言慎由晩無子遇異浮屠以術求乃生㣲字緇郎及為相其季父安潛嘆曰吾父兄刻苦以持門户終為緇郎壞之

崔昭緯字蘊曜其先清河人及進士第至昭宗時任寖顯以戶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居位凡八年累進尚書右僕射性險刻密結中人外連彊諸侯内制天子以固其權令族人鋋事王行瑜邠寧幕府每宰相建議或詔令有不便於己必使鋋密告行瑜使上書訾計已則陰阿助之方是時帝室微人主若贅斿然始帝委杜讓能調兵食以討鳳翔昭緯方倚李茂貞行瑜為重陰得其計則走告之激使稱兵向闕遂殺讓能後又導

三鎮兵殺韋昭度等帝性剛明不堪忍㑹誅行瑜乃罷昭緯為右僕射復請朱全忠為己又厚賂諸王為所奏貶梧州司馬下詔條其五罪賜死行次江陵使者至斬之鋋亦誅

柳璨字炤之公綽族孫也為人鄙野其家不以諸柳齒少孤貧好學晝採薪給費夜然葉照書彊記多所通涉譏訶劉子𤣥史通著析微時或稱之顔蕘判史館引為直學士由是益知名遷為左拾遺昭宗好文待李磎最厚

磎死内嘗求似磎者或薦璨才髙試文帝稱善擢翰林
學士崔胤死昭宗密許璨宰相外無知者日暮自禁中
出駱士傳呼宰相入皆大驚明日帝謂學士承旨張文
蔚曰璨材可用今擢為相應授何官對曰用賢不計資級
帝曰諫議大夫可乎曰唯唯遂以諫議大夫同中書門
下平章事起布衣至是不四歲其暴貴近世所未有裴
樞獨孤損崔遠皆宿望舊臣與同位頗輕之璨内以為
怨朱全忠圖篡弑宿衛士皆汴人璨一厚結之與蔣玄

暉張廷範尤相得既挾全忠敢朝權皆歸之進中書侍郎判戶部封河東縣男天祐二年長星出太微文昌間占者曰君臣皆不利宜多殺以塞天變玄暉廷範乃與璨謀殺大臣宿有望者璨手疏所仇媢若獨孤損等二十餘人皆誅死天下以為寃全忠聞之不善也其後急於九錫宣徽北院使王殷者搆璨等言其有貳故禮不至玄暉懼自往辨解全忠怒罵曰爾與柳璨輩沮我不由九錫作天子不得邪璨懼即脅哀帝曰人望歸元師

矣陛下宜揖讓以授終璨請自行進拜司空爲冊禮使即日進道及玄暉死而全忠恚璨背己貶登州刺史俄除名爲民流崖州尋斬之臨刑悔叱曰負國賊柳璨死宜矣弟瑀瑊皆榜死

玄暉者少賤不得其系著事朱全忠爲腹心昭宗東遷玄暉爲樞密使帝駐陝州術家言星緯不常且有大變宜須冬幸洛帝度全忠必篡命衛官高瓌持帛詔賜王建告以脅遷且言全忠以兵二萬治洛陽將盡去我左

右君宜與茂貞克用行密同盟傳檄襄魏幽鎮使各以
軍迎我還京師又詔全忠后方娠須十月乃東全忠知
帝有謀遣寇彦卿趣迫天子不得已遂行抵穀水全忠
盡殺左右黄門内園小兒五百人悉以汴兵為衛初全
忠至鳳翔促邠州節度使楊崇本降質其家崇本妻美
全忠與亂故崇本怒至是遣使者會克用茂貞南告趙
匡凝及建同舉兵問刼遷狀全忠大懼帝自出關畏不
測常默坐流涕玄暉與張廷範内詗必以告全忠全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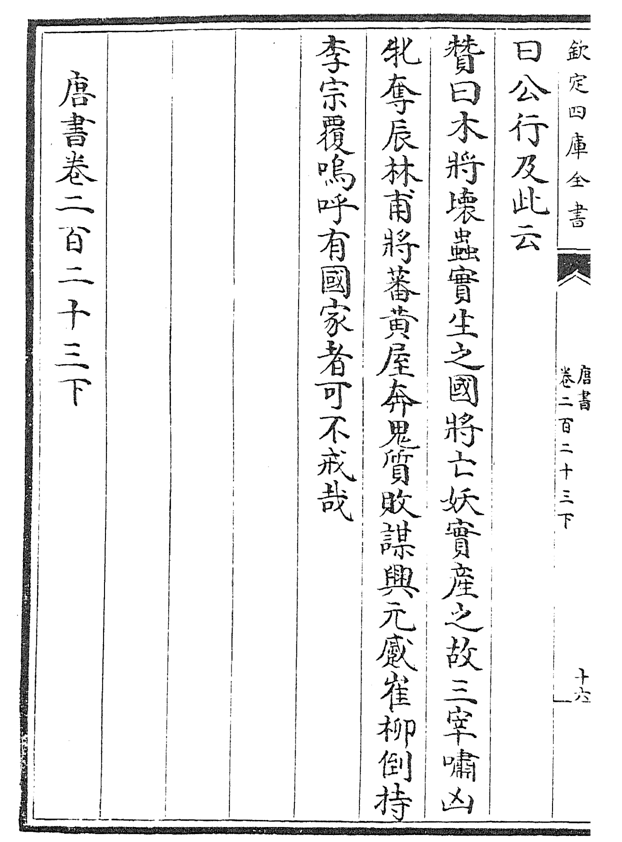
恨帝無傳禪意乃謀殺以絶人望因令其屬李振諭玄
暉玄暉與龍武統軍朱友恭氏叔琮夜選勇士百人叩
行在言有急奏請見帝宫門開門留十士以守至椒蘭
院中夫人裴貞一啟闥殺之乃趨殿下玄暉曰上安在
昭儀李漸榮曰院使毋傷宅家寧殺我士持劒入帝聞
遽單衣走環柱逐弒之漸榮以身蔽帝亦死復執后后
求哀玄暉以全忠所殺者帝也乃釋后明日宰相請對
日晏不出玄暉矯遺詔言帝夜與昭儀博為貞一漸榮

所弑出二人首全忠自河中來朝振曰晉文帝弑高貴鄉公歸罪成濟今宜誅友恭等解天下謗全忠趨西內臨對嗣天子自言弑逆非本謀皆友恭等罪因泣下請討罪人是時洛城旱米斗直錢六百軍有掠糶者都人怨故因以悅衆執友恭叔琮斬之全忠邀九錫玄暉自持詔趨汴言之還洛不淹日全忠矯詔收付有司車裂之貶為兇逆百姓焚尸都門外建範者以優人為全忠所愛扈東遷為御營使進金吾衛將軍河南尹全忠欲

以為太常卿宰相裴樞持不可繇是樞罷去柳璨希旨
下詔責中外不得妄言流品清濁卒用廷範太常卿會
天子將郊以為脩樂縣使又與蘇楷等駮昭宗謚全忠
恚九錫緩也王殷譖其與璨等祀天祈延唐祚及玄暉
死璨誅即貶廷範萊州司户參軍轘于河南市叔琮亦
汴州人中和末隸感化軍以騎士奮性沈壯有膽力從
全忠擊黃巢陳許間名右諸將得為親校與時溥朱宣
戰以功累表檢校尚書右僕射為宿州刺史攻趙匡凝

於襄陽不克又與李克用戰洹水還曹州刺史天復初
拔澤路擊太原授晉慈觀察使全忠屯鳳翔克用襲絳
州攻臨汾叔琮以二壯士類沙陀者牧馬于原與克用
軍偕行伺隙各禽一虜還克用大驚疑有伏遂退屯蒲
會朱友寧以兵三萬來援叔琮曰賊遁矣無以立功乃
潛師夜獵游騎殺數百進破其壘俘斬萬級收馬三千
遂長驅取汾州轉戰薄太原而還遷檢校司空再進爲
保大軍節度使全忠欲遷帝於洛表爲右龍武統軍與

弑帝故全忠請貶白州司戶參軍斬之叔琮將死呼曰
朱温賣我以取容天下神理謂何友恭者本李彥威也
壽州人客汴州殖財任俠全忠愛而子畜之領長劍都
積功表爲檢校尚書左僕射乾寧中授汝州刺史檢校
司空楊行密侵鄂州友恭將兵萬餘援杜洪至江州還
攻黄州入之獲行密將俘斬萬計又襲安州殺守將還
潁州刺史感化軍節度留後帝東遷爲左龍武統軍貶
崖州司戶參軍臨刑曰温殺我當亦滅族又語張廷範



曰公行及此云

贊曰木將壞蟲實生之國將亡妖實產之故三宰嘯凶牝奪辰林甫將蕃黃屋奔鬼質敗謀興元慼崔柳倒持李宗覆嗚呼有國家者可不戒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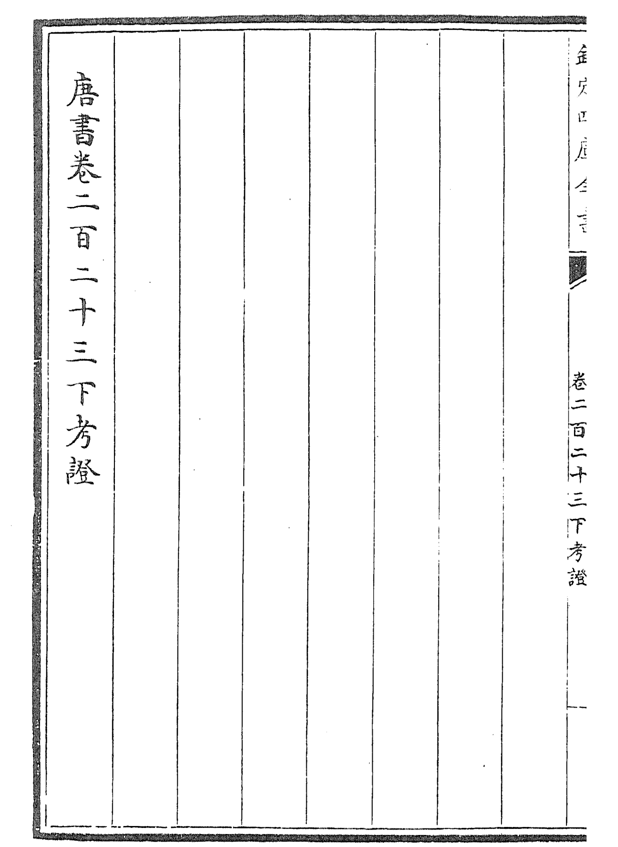
唐書卷二百二十三下

唐書卷二百二十三下考證

盧杞傳流郢費州○舊書作驩州

崔胤傳進司徒○舊書作司空

盧渥○舊書作盧知猷



唐書卷二百二十三下考證

謹案卷二百二十三上第一頁前七行大業中舉秀才按隋書許善心傳起家除新安王法曹尋舉秀才對策高第授度支郎中高祖平陳始受詔拜官按此則善心初仕陳并在大業前也此處似訛

第五頁後六行尚書省雜議更謚曰恭刊本恭訛蔡據舊書改

第十七頁前三行謁林甫拜牀下刊本脫拜字據

舊書增

卷二百二十三下第一頁後二行稍遷吏部郎中

按舊書作金部吏部二郎中此處似脫

第七頁後六行令太子太師盧渥按舊書作盧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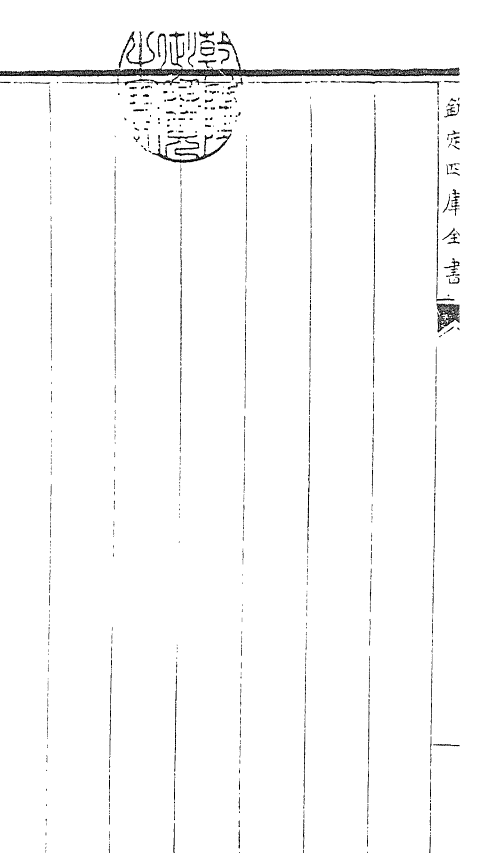
猷見後考證

第十一頁後八行待李磎最厚刋本脫待字據舊

書增

第十二頁前四行用賢不計資級刋本脫級字據

舊書增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　朝

校對官庶吉士臣嚴　福

謄錄監生臣朱　溥